



二李元生楊列傳第九十九

唐書一百七十四

宋 祁 奉 敕 撰

李逢吉字虛州系出隴西父顏有錮疾逢吉自料醫術遂通方書舉明經又擢
 准上第范希朝表為振武掌書記薦之德宗拜左拾遺元和時憲宗事中小皇太
 子侍讀改中書舍人知禮部貢舉未已事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禮部尚書王承福署榜逢吉性忌前險譎多端乃得位務賞好與逢吉度計在出逢
 吉虛成功密圖沮逢和議者請罷諸貞臣憲宗知而惡之出為湖南東川節
 度使穆宗即位從山南東道緣講侍因陰結近侍長慶三年召為中書門下平
 章事與元稹知政事皆條稹愆逢吉以為其隙易乘遂拜中書門下平章事
 和主傅于方結客欲為稹刺度帝命同書左僕射韓愈然事中外皆與逢吉參
 鞠方無狀稹度坐是日罷逢吉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因以度將勸流傳者更
 相挺以詆傷度於是李紳韋處厚諛言度為逢吉排逢吉初得留時一失河
 朔王智興以徐叛李亦以亦叛國威不振天下延頸俟相度而中外交章言曰
 帝訖不當度遠外遠不至進尚書右僕射帝暴疾中外阻遏逢吉因中丞梁守
 謙劉又規其守以議請立皇太子為皇太子帝不能言頷之而已明日下詔皇太
 子遂定鄭注得幸於王守澄逢吉遣從子訓賂注結守澄為與接自是守澄無

所憚。黨有張又新、李續、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范善洽及訓人而傳會者。又少自任要劇，故號八關十六子。有所求請，先賂關子。後達於達吉，無不得所欲。未幾，封涼國公。劾宗新立度求入覲，達吉不自安。張權輿為作讖言，以沮度而韋處厚為帝言，計卒不行。有武昭者，陳留果敢而辯度之討，奈遣說吳元濟歸，以兵難不獲，厚禮遣還。度署以軍職，從鎮太原。除石州刺史，罷歸，不得用。然望與太學博士李涉、金吾丘普參軍茅彙居長安，申以氣俠相許。逢吉與李程同執政，不叶。程族人仍叔謂昭曰：「丞相欲用君，願逢吉持不可。昭前懷酒所語，其友劉審欲刺逢吉，審竊語權輿，逢吉因彙召見，昭厚相親納，恐隙得解。逢吉素直待彙，嘗與書曰：『下當以自求，字僕。』當以利見字，君辭頗猥昵。及度將還，復命人發昭事，由是昭彙皆下獄。命御史中丞王璠按之，謂諷彙使誣昭與李程同謀，不然，宜死。彙不可，曰：『誣人以自免，不為也。』獄成，昭榜死。彙流崖州，涉康州，仍叔貶道州司馬，訓流象州，擢審長壽。壽薄而逢吉益露昭死，人皆寃之。初，逢吉與昭獄，以正度入而不果。夫子知度忠，卒相之。逢吉於其寢，踈以檢校司空平章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表李續自副。張又新行軍司馬頃之檢校司徒，初門下史田伾倚逢吉親信，顧財利進婢嬖，伾坐事，度逢吉家名捕弗獲，及田鎮表隨軍，滿歲不敢集，使人偽過門，下省調房州司馬為

有言所發，即裴州捕之，詭譎不遣。御史劾奏，詔奪李伾，因是疑續為涪州刺史。又新汀州刺史，乃徙宣武，以太子太師為東都留守，及訓用事，召拜尚書左僕射。是病不能朝，以司徒致任，卒年七十八。贈太尉，謚成無子，以從弟子植嗣。二相字微之，河南人。六代祖巖為隋兵部尚書，植幼孤，母鄭氏而女親，後書傳九歲，屬文十五。擢明經，判入等，補校書郎。元和元年，舉制科，對策第一。拜左拾遺，性明敏，遇事輒舉。始王叔文在蒙，幸太子官而權國政，謂且選正人輔導，因獻書曰：「伏見陛下降明詔，略發學增員，子然而事有失於此，則昧死言之，費詔有言。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周成王本中才，過魯則讒入，任周召則善聞，豈天聰明哉？而克終于道者，教也。始為太子也，太公為師，周公為傅，乃以保伯禽。唐叔與游，目不閑淫，豈耳不聞佞諂？近庸和玩，不備珍異，及為君也，血氣既定，好習武，雖有放之心，不能奪也。成之性，則彼道德之言，固吾所習聞，陳之者，易論焉。回彼庸違，固吾所積懼，諂之者，易辨焉。人之情，莫不耀所能，豈所近苟得志，必快其所，蘊物性，亦然。故魚得水而游，鳥乘風而翔，水灌薪而熾，夫成王所近，道德也。所近聖賢也，快其蘊，則興禮樂，朝諸侯，措刑罰，教之至也。奈則不然，滅先王之學，黜師保之位，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刑餘之人，傳之以殘忍，戕賊之術，日恣睢天下之人，未

盡愚而亥不能分馬鹿矣高之威懾天下而亥自幽深宮矣若秦二則有以致
之也太宗為太子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即位後雖間宴飲食十八人者
皆在上之失無不言下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斯游習之致也貞
觀以來保傅皆皇相兼領餘官亦時重選故馬周恨位高不為司議即其驗也
母后臨朝則棄主室中處為太子雖有骨鯁敢言之主不得在調護保傅職及
諫言中傷惟樂去割腹為證豈不哀哉比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不疾廢職
即休戎罷帥者處之文以僻滯華首之儒備侍直待讀越月踰時不得刀夫以
匹士之愛其子猶求明哲慈惠之師豈天下元良而反不及乎臣以為高祖至
陛下十一聖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為屑屑者故不之者設萬世之後有周
成中才生於深宮無保助之教則將不能知喜怒哀樂所自况稼穡猶難乎願
今皇子伯諸王齒胄講業行嚴師問道之禮較禽色之娛資游習以善其美
哉又自以職諫諍不得數召見上疏曰臣聞治亂之始各有萌象夫言諫諍
聽躬勤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不得蔽疏遠之人此治象也大臣不親直
言不進抵已諱者殺犯左右者刑與二近習決事深宮中羣臣莫得與此亂
萌也又君始即位萌象未見必有狂直敢言者上或激而進之則天下君子
風曰彼狂而容於上其欲來天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小人則竦利曰彼

之真得幸於上吾將具言以徼利乎由是天下賢不肖各以所忠實於上下
之志肅然而通合天下之智治萬物之心人人樂得其所戴其上如赤子之視
慈母也雖欲誘之為亂可得乎及夫進計者入而直言者戮則天下君子
曰與其言不用而身為戮吾寧危行言遜以保其終乎其小人則擇利與君
所惡者拂心逆耳吾將苟順是非以事之由是進見者華而不內言者激而
不聞若此則十步之事不得見况天下四方之遠乎故曰亂其言之君非也其曰
左右前後者屏蔽之不便也聽言不亂可得哉太宗初即位天下言者若林
伏伽以小事持諫厚賜以勉之自是論事者唯懼言不直諫不極不能激之
感意曾不以已諱為虞於是房杜王魏議可不敢於四方言得失於外不數年
大治豈文皇獨聰明於我哉蓋盡其言以宣揚發揚之心大樂矣豈獨我
辱古今情也豈獨貞觀之人輕犯已諱而好戮辱哉蓋聖澤激而進言者順
從怒塞犯亦古今情也豈獨文皇甘逆耳好殺蓋以順從之利輕而危
亡之禍大思為子孫建永安計也為後嗣者其可順一朝意而興文皇天下
乎陛下即位已一歲百辟卿士天下四方之人曾未有獻言者豈不哀哉
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亦未有奏封執諫而蒙勸者設諫官置職司言
冤決事明察絕言者以陛下睿博深勵精求治豈言而不申哉豈平不能

有所發明耳承顧問者獨一執政對不及頃而罷豈暇陳治安議於此哉
有司或時召見僅能奉簿書計數數者降耳以陛下之政視自觀則如我身既
時尚有房柱王魏輔弼之智日有獻可替否者今陛下當致意初而事進
計者咸無一人豈非羣臣因循竊位之罪乎執昧死條上十事敢大子正其
本二封諸王固磐石三出宮人四嫁宗女五明各宰相講庶政六次對乃身
聰明七復正衙奏事八許方幅糾彈九禁非時貢獻十省出入政游干時論
高弘本且盧靖等出為刺史關司追還詔書積諫訪數萬受命信天下陳
西北邊事憲宗悅召問得失路老惡之出為河南尉以再陳解職除其官
御史按獄東川因劾奏節度使嚴礪違詔過賦數百萬受命信天下陳
家田產奴婢時礪已死刺史比日奪俸礪黨奴役分司東都時礪黨人
皇杖安言令孫解數日死武寧主烈護送監軍之官并喪乘驛內擢御史不
止內園擅繫人踰年臺不方知河南一經殺諸生尹太階飛龍使訪亡命及為
養子由李安血取洛陽衣冠女亦州沒入死賈錢千萬凡十餘事未嘗論
南尹房式坐罪積舉劾按故事追攝移書傳務詔薄式罪積舉劾按故事
人仇士良夜至積不讓中人之怒擊積敗而宰相以積年少輕樹威名而
江陵士曹參軍而李然崔羣白居易皆論其杜方徙通判司馬改號州文史

元和末力拜膳部員外郎積尤長於詩賦方以爲好天便以賦號元郎
往播祭府穆宗在東宮始進詩賦時詔之官品呼元子子積之詞詩賦皆
崔涖長慶初涖方親幸以積舉劾上言涖帝不悅涖亦言方在曰
爲南宮書郎則推知制誥變詔書體務純厚以切感時時方在
非公議爲之謂此皆積力不卒因誠風俗詔羣有司以逞其憾俄遣中書
舍人陳承旨學士數召又禮遇益厚自謂得言天下事中人半以積交與
積在樞密亦互相善裴度出屯鎮州有所論奏在涖卻之度三上疏劾涖謂
亂幽政陛下欲平賊當先清朝廷乃可帝謂裴度曰誰能與涖爭者
然春倚不美未幾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朝野推積爲第一
子以狀入時王廷湊方圍牛元異於深州積所善
士雅游燕趙間能得賊要領可使反間而出元異
二千以便其勢士雅然之李逢吉知其陰謀
將刺公度隱不發神策軍中尉以聞詔詰其
計暴聞遂自度借罷宰相出爲同州刺史疎官爭
憐積復削長春宮使初獄未具京兆劉遵古遣史
兆克捕賊討使使者尉種再暮使浙東觀使明州
歲百蠲役郵千萬人不勝

其度積矣... 天和三年召為尚書左丞... 種素無檢... 使卒年五十二... 為詩與之酬和... 名中見年廢十年... 沮喪加廉節不飾云

牛僧孺字思黯... 其言駁許不避... 去僧孺調伊闕... 初以庫部郎中... 財當死賂官侍... 持祿取容耳... 其言乃止賜金... 用財賂權貴... 簿校計出入... 所以餉中朝巨... 皆在三信... 孫弱不能事... 帝遣使... 其月日送錢千... 萬以

幼汚善之謂... 章郡公是時... 同平章事鄂... 畢鄂舍無復... 弃外復以兵... 孺曰是不足... 國罷財耗力... 義也第付以... 言是也因遣... 大酉乘心相... 致今以生羌... 策僧孺持不... 反其言且中... 川若東龍... 益帝然之遂... 尉王守澄引... 緘金籍議朝... 日延英乃見... 宰相曰公等... 有意於太平... 乎何道

以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然太平亦無象今四海不內憂自姓安
生業私室無疆家上不雍蔽下不知讎雖未及至盛亦足為治矣夫史未卒
非臣所及退謂它宰相曰上書成如是吾可久處此耶固請罷力檢校尚書左
僕射平章事為淮南節度副使天子既無於治故李訓等投劍得售其兵機
至亡國開成初表解劇鎮以檢校司空為東都留守僧孺第洛歸仁里多
致嘉石美木與賓客相娛樂三年乃為尚書左僕射僧孺入朝會於太子景
薨既見陳季君臣倫大絀以悟帝意帝泣然流涕以足疾不任請檢校司
空平章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賜彝搏龍句詔曰精全吉器以比況君子卿宜
少留僧孺固請乃行會昌五年漢水溢壞城郭坐不謹防下遷太子少保進少
師明年以太子太傅留守東都劉稹誅而石雄軍吏得從諫與僧孺李宗閔交
結狀又河南少尹呂述言僧孺聞稹誅恨歎之武宗怒黜為太子少保分司東
都累貶循州長史宣宗立徙衡汝二州還為太子少師卒贈太尉年六十九諡
曰文簡諸子蔚叢最顯

蔚字大章少擢兩經又第進士繇監察御史為右補闕初屬條切政宣宗
喜曰罕氏果有子差尉之意出金州刺史遷吏部郎中失權倖意貶太子少
士分司東都復以吏部員外郎兼史館脩撰咸通中進至戶部侍郎兼太子少

免未歲復官久之檢校兵部尚書山南西道節度使治梁二年會徐州盜起
神策兩中尉劉宗素財助置蔚素尉高以獻中嫌其各用宗行曹代
之蕭果之京師遁山南故吏民喜蔚至爭迎候因請老以尚書右僕射致仕卒
子徽

徽舉進士累擢吏部員外郎乾符中選濫吏多效歲調山子負微以剛明
杜干請法度復振尉避地于梁道病微與之林藍團麻閣路盜賊等其背血流而
持輿不息盜迫之微拜曰今日有父今親老而疾幸無駭驚盜感之乃止及前
谷又逢盜輒相語曰此孝子也其與輿舍之家進昂果創以醫藥金蔚留宿
去抵梁微趨蜀謁行在馬歸侍親疾會拜諫議大夫固辭見宰相杜讓能曰上
遷幸當從親有疾當侍而微兄在朝廷身乞還營醫藥時兄循已然輩中許
之父喪客梁漢終喪以中書令召辭疾改給事中留陳倉張潛伐太原引為
判官敕在所敦書微大息曰王室方復層層藏殫耗當協和諸侯以為番屏而又
濟以兵諸侯離心必有後憂不肯起潛果敗復召為給事中楊復恭叛出南李
茂貞請假招討即依之未報而與王行瑜輒出兵昭宗怒持奏不下茂貞請
帝召茂貞曰請進討言微曰王至多難豈官誠有功今復恭阻兵而討之罪在不
俟命而自闖城兵多殺傷不卓有所制則梁漢之人盡矣請假以節明約束

元帝有所畏帝曰然乃以招討使授我自果有功然益優養帝使宰相杜讓能
討之誅討激諫曰岐國西門茂自馮其眾而暴若令萬分一不利屈威重奈何
帝制之不聽師出帝復召微曰今伐茂自彼眾烏合取必萬全卿計何日有
捷對曰臣職諫事所言者軍國大體如索賊平之期願陛下老著身龜書將帥非
臣職也既而師果敗遂殺大臣王室益弱俄繇中書令又為刑部侍郎龍李可章
勇有胤已微之正換左散騎常侍從太子賓客以刑部尚書致仕歸樊川卒贈
吏部尚書

業字表齡第進士繇藩帥幕府任補闕數言事會宰相請廣諫員真字自諫曰
惟能舉職為可奚用衆耶今張符趙璘生叢使朕聞所未聞三人足矣以司勳
員外郎為睦州刺史帝勞曰卿非得怨宰相乎對曰陛下比詔不由刺史繇令
不任近巨宰相以具擢臣非嫌也即賜金參謝曰臣今衣刺史所假緋即賜紫
為越等乃賜銀緋咸通末拜劔南西川節度使時蠻犯邊抵大渡進略黎雅叩
邛峽關謾書求入朝且曰假道叢囚其使甲人釋二人還之蠻懼即引去僖
宗幸蜀授太常卿以病求為巴州刺史不許還京為吏部尚書嗣襄去亂叢
死太原

李宗閔字損之鄭王元懿四世孫擢進士調華州參軍事舉賢良方正與牛僧

孺誠切時政觸宰相李吉甫惡之補洛陽尉久流落不偶去從蒲府僧孺按
監察御史禮部員外郎裴度伐蔡為彰義觀察判官蔡平潔在蒲中知制
誥穆宗即位進中書令又時繇為華州刺史父子同拜世以為寵長慶初微
典員舉宗閔託所親於微而李德裕李紳元稹在翰林有寵於帝其言微幼干
巧取士不以實宗閔坐貶劔州刺史由是嫌死繇結樹黨相磨軌凡四十年指
紳之祖不能解賊復為中書令又典員舉所取多名士若唐冲薛平衣都等
世謂之王簡皆繇初累進吏部侍郎衣喪解大和中以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時德裕自浙西召欲以相而宗閔中勅多先得進即引繇同中書門下
相唱和去異已者德裕所善皆逐之繇中書侍郎久之德裕為相繇亦明於常
國德裕入謝文宗曰而知朝廷有非黨乎德裕曰今中朝半為黨矣繇多不者
趨利而靡往往陷之陛下能用臣立無私者黨與被矣帝曰朕以楊度卿張元
夫蕭瀚為黨魁德裕因請旨出為刺史帝然之繇以實紳為黨魁德裕為女州
蕭瀚為鄭州宗閔與度相給事中則不容在元夫丁德裕為相繇亦不與
不如臣之詳實知日見實客於第出號行中書故臣未嘗與美官德裕時
給事中非美官云何宗閔大沮不得對俄以同平章事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訓鄭注始用事疾德裕甚言短之乃罷德裕復召宗閔知政事進封襄武縣侯

恣肆附託會虞卿以京兆得罪極言營解帝怒叱曰爾嘗試鄴豐為妖鬼今
自為妖耶即出為明州刺史貶處州長史訓注乃劾宗閔異時陰結駙馬都尉
沈議內人宋若憲宦者韋元素王踐言等求宰相且言頃上有疾密問術家呂
華迎考命曆曆曰惡十二月而踐言監軍劔南受德裕賂復與宗閔交私乃貶宗
閔潮州司馬參軍事議逐柳州元素等采流嶺南親信並在時訓注欲以權市
天下凡不附已者皆指以二人黨家去之人人駭栗連月零晦帝乃詔宗閔
裕姻家門生故事自今一切不問所以慰安中外嘗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此州
黨難開成初幽州史元忠河陽李載義累表論洗乃徙為衢州司馬劾劉復輔
政與宗閔善欲復用而畏鄭覃乃託官人諷帝帝因紫宸對果曰朕念宗閔
久斥應授官覃曰陛下徙令少近則可若再用臣請前免陳夷行曰宗閔之
罪不即死為幸寶曆時李續張又新等號八關十卒朋比險妄朝廷幾危李
珣曰此李逢吉罪今續喪閔不可不任以官吏行曰不然逢吉逐四凶天下治朝
廷何惜數檢人使亂紀綱嗣復曰事當適宜不可以憎愛奪帝曰州刺史李
覃請授宗閔別駕夷行曰宗閔始貶鄭注能其禍幾復國嗣復曰陛下向分官
卿注而宗閔不奉詔尚當記之覃質曰嗣復黨宗閔者彼其惡似李逢吉也
曰曹言過矣林甫妬賢忌功美滅十餘族宗閔固無之始宗閔與德裕俱得罪

德裕自從宗閔故在貶地未徵勸宜一不可謂黨因折覃曰以所作為
益求官自以宗閔不許覃言勿論是言不為黨遂擢宗閔杭州刺史
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既而覃夷行去位嗣復謀引宗閔輔政未及而宗閔
會言曰中別種以澤潞叛德裕建言宗閔素厚從諫令上黨東都乃拜宗閔
州刺史種收得交通狀貶潭州長史宗閔即位徙郴州司馬宗閔在
機密始有當世名既濫專言權勢初為裴度引後度為德裕可為相宗閔
遂與為死諱命為作南山猛虎行視之而宗閔宗私黨董重熾中外卒以是敗子
珣珣皆擢進士令狐綯作相而珣以知制誥歷翰林學士綯罷為桂管觀察
使不善御軍為主卒所逐貶死宗閔弟宗冉其子湯累官京兆君惠果贈長安
殺之

楊嗣復字繼之父於陵始見識於浙西觀察使韓滉妻以其女歸謂妻曰吾爾
人多矣後復具且壽無若生者有子必位宰相既而生嗣復滉撫其頂曰名位
皆踰其父楊氏之慶也因字曰慶門八歲知屬詞後擢進士博學宏辭與裴度
柳公綽皆為武元衡所知美著劔南幕府進右拾遺直中書館尤善禮家學改太
常博士再遷禮部員外郎時於陵為戶部侍郎嗣復避同省換他官有詔同司
親大功以上非聯判句檢官長皆勿避官同職異雖父子兄弟無嫌遷累中書

舍人嗣復與平僧孺李宗閔雅相善又輔政引之然不欲越父當國故權知
禮部侍郎凡寡得去六十八人多顯官文宗嗣位進戶部侍郎於陵老求侍
不許喪除擢尚書左丞天和中宗閔罷嗣復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宗閔復相
徙西川開成初以戶部侍郎召領諸道鹽鐵轉運使俄與李珣並拜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弘農縣伯仍領鹽鐵後疾奏事嗣復為帝言陸贄奸若氏上
書論兵可勸以官珣趣和曰士多擣競能將洙貪太廉矣比嘗洙直以論官已
賞矣不釋然況官洙耶帝曰朕賞洙直衷其心爾鄭覃不平曰彼苟藏固未易
知嗣復曰洙直無和臣知覃曰陛下當察朋黨嗣復曰覃疑臣黨臣應從即
再拜初罷珣見言切綬曰朋黨固少弭覃曰附離復生帝曰向所謂黨與不已
盡乎覃曰楊漢張又新李續故在珣乃陳邊事欲絕其語覃曰論邊事安已
臣不如珣嫉朋比珣不如臣嗣復曰臣聞左右佩劍彼之相笑未知覃果謂
黨邪因當香按頓首曰臣位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朋黨獲譏非所以重朝
廷固乞罷帝方委以政故尉安之它日帝問符讖可信乎何從而生嗣復曰漢
光武以讖法事隋文帝亦喜之故置書葛天上班彪王命論有所引述特以止
賊亂非重之也珣曰治亂宜直推人事耳帝曰然又問太后時有起布衣為宰
相者果可用乎嗣復曰太后重用刑輕用官自為之計耳必責能也

乃可其時廷英訪對史官不及知嗣復建言故舉正何起君注在前備世無所
紀歸姚璘趙悅等請置時政記不能行且請延英對宰相語關道德刑政者
中書門下直日紀錄付史官宰相議不同史之帝又問延英政事孰當
記之珣曰惟國事對曰臣之職也陳夷行曰宰相所錄必掩蔽耶德言曰
臣向言不欲威權在下者此也珣曰夷行疑宰相實威權實刑官亦奈何位
而為此言邪臣得罪為幸覃曰陛下開成初政甚善三年後日不逮前嗣復曰
開成初覃夷行當國三年後臣與李珣同進臣不能悉心奉職少政事日不逮
前臣之罪也縱陛下不忍加誅當自殄滅即叩頭請從此辭不許帝至中書力
趨出帝使使者召還曰覃言失何及此和曾起謝曰臣愚不知也
猶未盡也臣非專在嗣復而請去去乃不使臣言耳嗣復曰陛下
十萬時新異賜必先及將責臣輔聖功求至治也使不及初言臣
之德奈何惟陛下別求賢以自輔帝曰覃偶及之矣執各謂復因嗣不許起帝
乃免覃夷行相而嗣復專天下事進門下侍郎建言使府官屬多自
反無才平對曰才者自異汰去拙淳者菁華乃出帝曰自謂復更政
言卿其志之未幾帝崩中尉仇士良廢遺詔立武宗帝立非宰相首故內
執政臣不加禮自用李德裕而罷嗣復為吏部尚書出為湖南觀察使備

唐書劉張楊熊柏列傳第二

唐書二百七十五

宋 初 奉 敕 撰

竇羣字升刻京兆金城人父叔向以詩自名代宗時位左拾遺羣兄弟皆擢進
 士第獨羣以颯主客隱毗陵母卒羣齧一指置棺中廬苦祭終喪從廬其傳次助
 林秋學著書數篇蘇州刺史韋夏卿薦之朝并表其書報聞不召後夏卿入
 為京兆尹夏卿言之德宗擢為左拾遺時張薦持節使吐蕃乃遷羣持節為典
 判官入見帝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茅擢巨為拾遺何其難也以十年
 難進之臣為和蕃判官三何易帝壯其言不遣王叔文黨或雖不喜羣亦不
 憚不肯附欲逐之羣執詎不可乃止羣往見叔文曰事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亦
 何曰去年李實伐恩恃權震赫中外君此時遂巡路方江南一吏可令其處
 實之勢豈不思路傍復有如君者乎叔文悚然亦卒不用實宗以轉詳部員外
 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出為唐州刺史節度使于頔聞其名與語奇之自副
 武元衡李吉甫皆所厚善故召拜吏部郎中元衡輔政薦羣為中丞羣引已
 濕羊士諤為御史吉甫以下人躁險持不下羣收恨及死吉甫吉甫用節度使
 君士諤失恩因擠之陳登者善術夜過吉甫家羣即捕登殺之吉甫聞事
 宗面發登得其情大怒將誅羣吉甫為救解乃免出為湖南觀察使改縣中會

水壞城郭調谿洞羣蠻致不作因是羣蠻亂貶開州刺史稍遷左監門將軍
卒于行年五十五贈左散騎常侍君羣很自再集於復始始為將大臣之眾皆懼
及聞其死乃安兄常年弟庠輩皆為郎工詞章為聯珠集行於時其最弟若
五星然常字中行大曆中及進士第不肯調客廣陵多所論著其隱居下士進
州王武俊聞其才奏辟不應杜佑鎮淮南署為參謀歷朗慶之撫南州刺史國
子祭酒致仕贈越州都督李字昭周景佐節度府晚從昭義廣德等節度
度不可諫即移疾歸東都從子敷不以覺微避去自賢位國子司業字尚卿
終婺州刺史輩字友封雅裕有名于時平居與人言若不出口其號曰嘯翁

節度武昌奏輩自副卒
劉栖楚其出寒鄙為鎮州小史王承宗奇之薦於李逢吉縣鄆州司倉丞推
右拾遺逢吉之罷裴度逐李紳皆嗾而為奸者劾宗立視朝常是數游政務
栖楚諫曰惟前世王者初嗣位皆親庶政坐以待旦陛下新即位安卧殿內日
晏乃作大行殯宮密過鼓吹之聲日聞諸朝且憲宗及先帝皆長君朝政勤
四方猶有叛者陛下以少主踐祚未幾惡德流布恐福祚之不長也臣以諫為
官使陛下負天下譏請碎首以謝遂頓叩龍墀立被面李逢吉傳語母叩頭行
詔旨栖楚捧首立帝動容揚袂使去栖楚曰不聽巨言巨請死于此有詔即

乃為諫楚居開州疾歸洛後諫官對廷英帝問向廷爭者在邪以諫議大夫
未幾宣授刑部侍郎故事侍郎无宣授者逢吉喜助已故不次任之數月以
兆恭故諫官不避權豪先是諸惡少竄名北軍凌藉衣冠有罪則逃軍中故
捕楚楚切窮治不閱旬宿毒老蠹為斂迹一日軍士乘醉有所凌突人諸軍
從旁譟曰癡男子不記頭上尹邪然其性詭激敢為怪行乘險抵巇若元順
內實恃權怙寵以干進詣宰相厲色慢辭尋處厚惡之出為桂管觀察使卒
贈左散騎常侍

張又新字孔昭工部侍郎薦之子元和中及進士高第歷左右補闕性頗邪李
逢吉用事惡李紳冀得其罪求中朝凶果敢言者厚之以危中紳又新以拾遺
李續劉栖楚等為逢吉博吹所憎故有八關十六子之目敬宗立紳貶端州司
馬朝臣過宰相賀閣者曰宰相方與補闕語姑伺之及又新出流紳在官
曰端溪之事竊不敢讓入皆辟易畏之尋轉祠部員外郎紳嘗謂又新曰
搜索陵空御史劾舉逢吉庇之事不窮治及逢吉罷紳領山南東道節度使又新
為行軍司馬坐白懷事貶汀州刺史李紳有寵又新復見用遷刑部郎中為中
州刺史訓死復坐貶左司郎中又新善文辭再以諂附致喪其家聲云
揚虞鄉守師善辨州弘農人之嘗有為高操談辯可喜權明經調臨汝去清

還夏與陽城為莫... 德宗以諫議大夫召京城未拜詔寧即諭與德宗... 觀察使李亦... 表置幕府... 運入為京兆尹... 表奉先主... 博學... 辭為... 順宗初召為殿中侍御史... 終國子祭酒... 虞卿第進士... 博學... 辭為... 南季... 駱... 焉... 舍... 陳... 商... 葬其先... 負不振... 虞卿未嘗與... 所... 史... 穆宗初立... 逸游... 荒... 虞卿... 疏曰... 烏... 為... 遭害... 仁... 烏... 浙... 諺... 不... 冒... 誅... 獻... 言... 巨... 聞... 堯... 舜... 以... 天下... 為... 憂... 不以... 位... 為... 樂... 况... 今... 北... 虜... 方... 梗... 由... 河... 有... 瘡... 痍... 之... 虞... 五... 嶺... 羅... 氛... 厲... 之... 役... 久... 疾... 苦... 積... 下... 朝... 之... 制... 度... 莫... 脩... 邊... 用... 寔... 屈... 固... 未... 可... 以... 高... 枕... 而... 息... 也... 陛下... 初... 臨... 萬... 幾... 宜... 有... 憂... 天下... 心... 當... 日... 見... 輔... 以... 御... 百... 執... 事... 垂... 意... 以... 問... 使... 四... 方... 內... 外... 灼... 有... 所... 聞... 而... 聽... 政... 六... 十... 日... 入... 對... 廷... 英... 獨... 數... 大臣... 承... 聖... 問... 而... 已... 它... 內... 朝... 巨... 臣... 借... 入... 齊... 出... 無... 所... 咨... 詢... 諫... 臣... 為... 廷... 忠... 言... 不... 聞... 臣... 之... 蓋... 主... 恩... 疏... 而... 正... 路... 塞... 也... 公... 卿... 大... 臣... 宜... 朝... 夕... 燕... 見... 則... 君... 臣... 情... 接... 而... 治... 道... 得... 矣... 宰... 臣... 四... 五... 人... 或... 須... 刻... 侍... 坐... 難... 前... 險... 越... 隨... 旨... 下... 先... 能... 往... 來... 比... 絲... 若... 太... 尊... 臣... 車... 故... 也... 公... 卿... 列... 位... 雖... 降... 清... 地... 曾... 未... 奉... 優... 賤... 承... 下... 問... 雖... 陛下... 神... 聖... 如... 五... 帝... 滿... 周... 爰... 顧... 遠... 直... 以... 氣... 色... 使... 支... 體... 相... 成... 焉... 臣... 昭... 明... 陛下... 治... 於... 辛... 相... 宰... 相... 求... 治... 於... 等... 進... 忠... 若... 趨... 利... 論... 政... 若... 詐... 美... 此... 而... 不... 忘... 無... 有... 也... 自... 古... 天... 子... 居... 危... 思... 安... 之... 心... 同... 而... 若... 安... 慮... 危... 之... 心... 則... 異... 故... 不... 得... 比... 也... 然... 聖... 明... 也... 時... 又... 有... 衡... 山... 布... 衣... 趙... 知... 微... 亦... 上... 重... 托... 言...

帝... 使... 任... 卿... 聘... 无... 度... 內... 作... 色... 荒... 外... 作... 禽... 非... 難... 頌... 危... 切... 帝... 詔... 宰... 相... 制... 制... 內... 是... 聖... 天子... 納... 諫... 然... 不... 能... 用... 也... 俄... 詔... 行... 勞... 西北... 邊... 遠... 選... 侍... 御... 史... 改... 禮... 部... 員... 外... 郎... 史... 館... 將... 擇... 進... 士... 郎... 會... 曹... 出... 李... 寶... 等... 嵩... 南... 偽... 告... 調... 官... 主... 負... 贓... 千... 六... 百... 萬... 以... 去... 皮... 卿... 從... 其... 後... 帝... 幸... 寺... 觀... 御史... 府... 中... 虞... 卿... 親... 吏... 嘗... 受... 百... 萬... 金... 私... 奴... 受... 千... 萬... 金... 虞... 卿... 奴... 逃... 獄... 三... 司... 嚴... 休... 復... 高... 鉞... 章... 景... 休... 雜... 推... 宗... 貞... 等... 皆... 誅... 死... 虞... 卿... 坐... 不... 論... 宗... 閣... 生... 僧... 攝... 輔... 政... 引... 為... 右... 司... 郎... 中... 弘... 文... 館... 學... 士... 再... 遷... 給... 事... 中... 虞... 卿... 宗... 閣... 權... 幸... 衛... 為... 薊... 利... 威... 舉... 選... 者... 皆... 走... 門... 下... 著... 第... 注... 負... 无... 不... 得... 所... 欲... 升... 沈... 有... 中... 煩... 時... 有... 蘇... 景... 胤... 張... 元... 夫... 而... 虞... 卿... 兄... 弟... 汝... 士... 漢... 為... 人... 所... 奔... 白... 故... 話... 曰... 蘇... 景... 胤... 張... 蘇... 張... 蘇... 伯... 可... 三... 楊... 殺... 我... 宗... 閣... 待... 之... 尤... 厚... 就... 黨... 中... 為... 最... 能... 唱... 和... 者... 以... 機... 故... 時... 號... 黨... 魁... 德... 裕... 之... 相... 出... 為... 常... 刑... 刻... 宗... 閣... 復... 入... 工... 部... 侍... 郎... 召... 諸... 大... 和... 九... 年... 京... 師... 訛... 言... 鄭... 注... 為... 帝... 治... 所... 刻... 兒... 所... 心... 用... 之... 民... 相... 驚... 悅... 注... 亦... 內... 不... 安... 而... 雅... 與... 虞... 卿... 有... 怨... 即... 約... 李... 訓... 奏... 言... 語... 出... 虞... 卿... 都... 下... 御... 史... 大... 夫... 李... 固... 言... 素... 嫉... 虞... 卿... 周... 比... 因... 傳... 左... 端... 倪... 帝... 大... 奴... 下... 虞... 卿... 諸... 子... 弟... 自... 因... 闕... 下... 緝... 寃... 虞... 卿... 得... 釋... 貶... 度... 州... 司... 戶... 參... 軍... 死... 子... 知... 退... 知... 權... 埋... 堪... 皆... 擢... 進... 士... 漢... 公... 最... 顯... 漢... 公... 守... 用... 又... 始... 辟... 興... 元... 李... 絳... 幕... 府... 絳... 死... 不... 與... 其... 禍... 遷... 累... 戶... 部... 郎... 中... 史... 館... 脩... 撰... 禮...

司封郎中坐虞卿下除舒州刺史徙湖臺蘇州擢桂管浙東觀察使錄口部
侍郎拜判南郊度使召為工部尚書武劾漢公治荆南有貪贓洛秘書郎
國子祭酒宣宗擢為同州刺史於是給事中鄭裔綽鄭公輿共奏漢公自他先
廉察不可與近輔三還制書帝它日凡門下論執駁正未嘗卻漢公素結正
有與助至是帝惑不從制卒行會其寒食宴近巨帝自擊毬為樂巡勞欲
綽等曰省中議元不從唯漢公事為有當商綽獨對同州太宗賜土地陞
人子孫當精擇守長村之漢公既以墨敗陛下容可舉劇部弘貪人帝恚其
間翌日斥裔綽為商州刺史漢公自同州更宣武天平兩節度使卒二筆
亦顯汝志李慕巢中進士第又擢宏辭牛李待之善引為中書舍又開成初
兵部侍郎為東川節度使時嗣復鎮西川乃族昆弟對擁旌節世榮其門終州
部尚書子知温知至悉以進士第官知温終荆南節度使知至為宰相劉瞻
所善以比部郎中知制誥瞻得罪亦貶瓊州司馬擢累戶部侍郎楊氏自女上
後貴赫為冠族所居靜恭里兄弟並列門戟咸通後在臺省有力鎮率十餘人
張宿者本寒人自名諸生憲宗為廣陵王時因張茂宗薦尉得出中中誣請
敢言又監撫自有衣裘左拾遺交通權幸四方賂遺滿門數召對不能值坐
漏禁中語貶柳丞十餘年累遷比部員外郎宰相李逢吉數言其行請不可信

曰為涇州刺史宿上疏且言留不遣帝欲以為諫議大夫逢吉曰諫議職西直
當待賢者宿細人不可使汗是官陛下必用之請先云臣乃可帝不悅後逢
任之者然此道義卓異於時今有望靈若待以不次夫足以寵適以累之也請
授心官不聽使中人言授焉宿死執政不與已乃曰肆讒甚與皇甫相附
離多中傷于君子元和末持節至淄青李師道願割地遣子入侍既而悔復
出宿往暴卒于道贈秘書監

能望者字原師擢進士第性險躁以辯說游公卿間劉栖楚為京兆尹樹權執
望出入門下為刺取事機陰佐計畫訖宗喜為歌詩議置東頭學士以備
狎栖楚萬望未及用帝崩子宗立幸處厚秉政詔望因緣險薄登密職圖藝
幸誰弗眾議與涇州同官參軍

伯者字原師擢進士第性險躁以辯說游公卿間劉栖楚為京兆尹樹權執
以常服振朝臣者杖策詣准西行營謁裴度且言願得天子一節馳入鎮
可捍軍下之度為言乃以左拾遺往既至以大誼動承宗至泣下乃請獻
以子入府其權甚且左拾遺由是聲震時遷起居舍人王承元從義成軍遣
諫誠大天鄭望往獻成德軍資給錢百萬來至舉軍諱穆宗遣者諭

天子意衆乃信僉轉兵部郎中諫議大夫和初李同捷反詔兩河諸鎮出兵又元功乃授者德州行營諸軍計會使與判官沈亞之諭旨會橫海節度使平德州同捷窮請降使大將萬洪代守滄州同捷未出也者以三百騎馳滄以事誅洪與同捷朝京師既行謀言主拜奏欲以奇兵劫同捷者遂斬其首以獻將嫉者以美積積訖文宗不獲已貶者循州司戶參軍亞之南原尉官人高亮者受同捷先所得王稷女及奴婢珍寶初祐聞者自殺洪突驚疾遂劇帝曰祐若死是若自殺之至是積前怒詔長流愛州賜死

積曰詩人斥諸人最其投之豺虎有北不置也如羣柘楚董則然肆訐以示公構黨以植私其言纏纏若可聽卒而卒敗亂也孔子所謂順非而澤者欤利口覆邦家者歟者掩衆取功自速其死哀哉

列傳第一百

韓愈列傳第一百

唐書二百七十六

宋 祁 奉 敕 撰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說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祕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數鄭翰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自言比長盡能通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為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得注車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明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一歲為真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開有真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中命罷開調百姓避去軍頓頓後復刺中命之按其獄開房州司馬愈適華以為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開賊再貶侯府愈坐是復為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學方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忠毀于隨方今聖賢相建治其弊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化羅剔拔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

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
欺子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傳披於
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燒膏油
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紙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
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傳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先
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
渾渾漣漣涯周誥商盤信屈敷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
迨莊騷天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得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
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其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
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斬曾為御史遂竄南夷三
年博士元不見治命與仇謀其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
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
為榑構榑榑侏儒椳闐店椳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至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
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
雜進巧拙紆餘為妍瑩瑩為傑校短量長唯望賢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
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老于行荀卿宗王大倫以興述讓于楚廢死

商於楚者儒者吐詞為經與足為法經經者儒者備位而無事也過於世何如也
今先生望雖動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契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
脩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賜秦錢歲歷粟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
坐而食鍾常塗之促促類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
其幸歟動而待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無計班
資之崇卑志量已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疪是所謂詰臣氏之不以材為務而
善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稀苓也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備
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者軍按
視及還且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將帥嚴防守全帛
糧畜耗於給賞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餉於其後得不償常比聞畜
馬皆上槽櫪此壁言有十夫之力自朝抵夕跳躍呼勢不支矣又自委頓當
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况以三州殘弊因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
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勝
之師不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場之上日相攻劫近鄆州縣
賦役百端小滿水旱百姓愁苦方此時人人異議以惑陛下陛下下持之不堅
半塗而罷傷威損事為弊必深所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樹

功又言諸道兵羈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縣百姓習戰關知賊深淺存家
以內軍教不三月一切可用又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畜力伺利且但縱賊
首尾不救可以責功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為裴均所辱子鏘
素無狀愈為文章字命鏘謗語置暴田具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印度
彰義軍宣慰准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
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
奔走膜頌至為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香條路愈聞惡之乃表曰佛者夷
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
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歲帝嚳在位七
十年年百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在位及禹年皆百歲
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湯亦年百歲湯孫
大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不減百
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
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其後劉
玄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
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施佛宗廟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後為梁

景宗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因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
知矣高祖始受隋禪議除之當時羣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
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百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
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
又不許創立寺觀百當時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
恣之令盛也今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
遞加供養百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百以曲呈年
之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其亦有聖明若此而肯
信之望事哉然百姓愚冥真身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其不信佛皆云天
子大聖猶一心信向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爛指十百為
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踵相效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樂其業若不加
禁過更麻諸寺必有斷臂鑿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
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
王之法敬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
下容而後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貳於
衆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山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白藪鬼神而

之語侯弔於其國之令巫祝先以桃茱被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
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茱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
自晉及之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前代之惑使天下
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山以羣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崇凡有殃咎
宜加百身上天監臨百不怨悔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在群
臣言評措罪之誠直然非國謀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
愈言我蓋佛大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感天促言何乖刺愈
人百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成里諸貴亦為愈言乃梁州川
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曰日以狂妄顛愚不識禮度陳佛會事言涉不恭正
名定罪萬死莫塞陛下哀百愚忠恕臣狂直謂言雖可罪心亦無它特死刑
章以百為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寬大天地莫量破腦刺心豈
足為謝百所領州在廣府極東過海口下惡水清灑壯猛難計期海風飄
魚連獨不測南近東濤海連天毒霧瘴氣日夕發作百多病手履五十
髮白齒落地不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遠惡憂惶慙慙死無遺言
身朝無預黨居登夷之地與魍魎同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為百言
者百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琴蘭文章未嘗一日斷琴瑟以為時

詩所見推許百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用
表裏作為歌詠薦薦之郊廟紀太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宏休揚萬
無前之偉績編於詩書之策而無愧措於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又復生
百未肯讓伏以皇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各萬里
自天寶以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烈不剛孽臣奸諛毒蠱居其間播弄防
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貢六十年以
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開闢關河萬萬飛
日月清照天戈所麾無不從順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漢蔡邕為百言其
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服我成列當此之際所請亦載 則亦其
嘉會而百負罪嬰盟豈自悔悔哉感時百與死道曾言其後其後從官
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盡精以類前代遺蹟其窮天死不關自其死也大地又
毋哀而憐之所得表頌感德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也安敢然
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從耳皇甫鍾素已心愈直即蔡言愈終待以可也核
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人畜產且盡以
是窮數百愈自往視之食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於水而祝之曰昔先王
有天下巡山澤罔繩擣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物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

及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沉湖嶺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勿育於此亦固其所全天子嗣唐位神聖感式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數此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於潭據處食民而無所庇廕草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驚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心視現為吏民羞以偷活於此也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鱷鰲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卒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其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拔民操彊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祝之夕暴風震電起給中數日水盡涸西徙空里百是嗣無鱷魚患表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日餘人因與約禁其為隸召拜國子祭酒轉左部侍郎鎮州刺史

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懼穆宗亦悔詔愈慶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逐之甲士陳廷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為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大師為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為賊乎愈曰以為爾不記先大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末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八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旌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賊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曰昔廷湊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為愈曰袖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為不之但朝廷顧天體不可棄之公又慮之何也廷湊曰則用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憤圍出廷湊不追前歸其語亦不轉也其時李元翼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持節詔李紳等相李承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悅遂罷愈為左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為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元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二往往知名紳愈指授皆稱韓明弟子愈官頗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

友無後者為嫁遣孤女而郵其家嫂刺進為服者以報母曰文章自漢司馬
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
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篇皆與衍開深遠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佐六經
云至它之造端置辭要為一龍一鳳前合者然惟愈為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
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子張籍亦皆自名
於時

孟郊者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少隱高山性介少諧合愈一見為忘形交年五
十得進士第調溧陽尉縣有投金賴平陵城林薄家毀計下有積水郊間往坐
水旁裝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奉郵餘慶為東都
留守署水陸運判官餘慶鎮興元奏為參謀卒年六十四張籍謚曰貞曜在
郊為詩有理致最為愈所稱然思苦奇澁李觀亦論其詩曰高處在古無
上平處下顧二謝云

張籍者字文昌和州烏江人第進士為太常寺大祝久次遷秘書郎愈薦為
國子博士歷水部員外郎王客郎中當時有名士皆與游而愈賢焉籍性
狷直嘗書愈喜博簊及為駭雜之說論議好勝人其排釋老不能者書若
孟軻揚雄以垂世者愈最後答書曰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之納諸聖賢

不獨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後其源道其所歸
愈其原道其言其此成德之所辭讓况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
遂也昔者聖人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
至矣公傳道者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
於何有夫子聖人也而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
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於齊魯吳衛之郊其道維薄其
窮亦至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者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
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有餘矣其植根固且流波漫非所
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及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其於今夫子
未久也自夫子而至子子而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至平陽雄亦未久也然猶其
勤苦甚其困苦甚此而后能有所立吾豈可易而為之哉其為也其為也
不遠故其所以不敢也然觀古又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筆自為筆
為不行乎乎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則俟五十六
十為之未失也夫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

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遠哉成於
吾所為哉則書謂吾與人論不能氣若與勝者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
好已之道勝也非好已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楊雄之道傳也吾不
勝則無所為道五品且敢避其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
其與眾人辯也有美駁雜之說則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感
詩不云乎善戲謔方不為虐方託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為也惡害於道故吾
子其志之思子籍為詩長於樂府多聲言句仕終國子司業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為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辨急使酒
數醉同省求分司東都留守裴度辟為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
居易居易怒曰近捨湜而遠求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即請牛酒飲酣後筆
一就度贈以車馬續絙其厚湜大怒曰自吾為顧況集序未常許人今碑字
三千字三練何過我湜邪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湜嘗為碑字
小兒斂膝請取其液一日命其子錄詩一字誤詎躍呼杖未至而湜已
流○盧仝居東都創為河南令愛其詩厚禮學今自號玉川子嘗為月宮詩以
譏切元和道黨愈稱其詩又有詩與島劉又皆諷刺弟子島字浪字防初
為浮屠有石无本來東都時洛陽令蔡僧道後不得出島為詩自傷愈極之

文遠去字好舉進士當其苦吟雖逢值公卿貴人皆不之問也一
日其弟某為不避諱詰之乃得釋累舉不中第文宗時坐飛語貶
江表補官昌初登州司倉父盧道遷官戶天受命卒年六十五○劉之者亦一
士文遠為俠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折節讀書能為詩賦其
所為多能傷人常穿履被衣聞愈接天下士步歸之亦水林雪中一
○盧仝居東都創為河南令愛其詩厚禮學今自號玉川子嘗為月宮詩以
譏切元和道黨愈稱其詩又有詩與島劉又皆諷刺弟子島字浪字防初
為浮屠有石无本來東都時洛陽令蔡僧道後不得出島為詩自傷愈極之

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龜俚混并天下已定治恭剔蠹
與典憲薰醲潤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
之際文為諸儒倡墮隄求流反刻以撲刻偽以真然愈之才自
遜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
騫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揚雄為未
溥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解孤矯拂媮求皇皇表仁義可謂篤道君子
矣自晉已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為怪神愈備唱
然引聖爭四海之感雖家訕咲路而復舊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

拒揚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
之所以過況雄為不少矣自愈設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列傳第一百一

錢徽字蔚章父起附見盧綸傳徽中進士第居穀城穀城令王郢善接僑士

宋 祁 奉

敕 撰

唐書一百六十七

錢徽字蔚章父起附見盧綸傳徽中進士第居穀城穀城令王郢善接僑士
游客以財貨饋主其得罪觀者使視其簿獨徽無有乃表署字書其
賊方熾華多募武士于軍澤卒士頗希賞周徽去由軍事重增於軍資其敢給
時大雨雪士寒凍徽先冬頒衣絮士乃大悅又辟官歛往行府王師討秦徽
遣宋石兵會戰於還頗驕蹇會行病歿徽請召池州刺史李綽署副使遂至
而行死一車賴以安入拜左補闕以祠副員外郎為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
加承旨德宗嘗獨召徽從容言宅學士既高選官須用機密而徽多失其機
長者是時內積財而復河湟然禁與各負獻而卒者不計其數徽之而
安其後有獻母金右銀臺門以避學士梁守謙為院使徽嘗言守謙不
約歎曰一字不可益利銜之以論准西事忤旨罷職後卒於家
刺史入拜禮部侍郎宰相段文昌以所善揚輝之頃守謙亦以周漢
徽來致書措撫之者請志子也多納古帖畫於文昌文昌亦以所善揚輝
人請徽取書於徽徽來致書措撫之者請志子也多納古帖畫於文昌文昌亦
方即明南其而全謝則秦徽收士以私訪紳及元稹時稹與宗閔有隙因是

馮宿字世之，秦州東陽人。父子華，唐魏縣有靈臺，自克能孝。馬家宿，見元
中與弟定從弟審，竟並擢進士第。徐州張建封表掌書記，建封卒，子情為
寧州參軍，留事李師古，將喪復，情大懼，於是王式俊、陳休復、陳休復、
言說曰：張公與公為兄弟，弟將喪，復情大懼，於是王式俊、陳休復、
幼兒為亂，兵所脅，內則誠，外則強，定寇侵逼，公安得坐視哉？或謂：
天子不忘舊勳，赦情罪，使求身自歸，則公看靖亂之功，繼絕之德，武成後，
以表聞，遂授情節，復伯不樂佐，情更從，斬東黃，全觀察府，情憾其去，未
泉州司馬參軍，召為太常博士，主士具死，子承宗阻命，不得諡，宿謂：公不
可遺，乃上佳諡，示不忘，思再遷都，官員外郎裴度，節度彰義軍，奏為，
西平除比部郎中，長慶時，進知制誥，牛元翼，蘇節，山南東道，為王珙，奏所，
以，宿擢留守，還進士書，舍公，華州刺史，避諱，不拜，徙左散騎常侍，兼集
殿學士，拜河南尹，洛陽使，魏文壽，縱部曲奪民田，匿于軍吏，不敢捕，行大集
部曲，輒與文壽，借來宿，權取，榜殺之，歷工部，刑部二侍郎，宿格殺，殺三十，
行于時，累封長樂縣公，擢東川節度使，完城，都督，共破，餘萬，詔分餘甲，賜
與，巫道，活水，數壞民廬，舍，宿，脩，和，唐，方，便，宿，疾，蓋，將，斷，里，刑，家，
之，宿，自，命，脩，知，天，也，撓，法，以，求，在，吾，不，敢，立，在，七，
昭，文，部，尚，書，諡，曰，懿，公，命

宿，字，世，之，秦，州，東，陽，人，父，子，華，唐，魏，縣，有，靈，臺，自，克，能，孝，馬，家，宿，見，元，
中，與，弟，定，從，弟，審，竟，並，擢，進，士，第，徐，州，張，建，封，表，掌，書，記，建，封，卒，子，情，為，
寧，州，參，軍，留，事，李，師，古，將，喪，復，情，大，懼，是，王，式，俊，陳，休，復，陳，休，復，
言，說，曰，張，公，與，公，為，兄，弟，弟，將，喪，復，情，大，懼，是，王，式，俊，陳，休，復，
幼，兒，為，亂，兵，所，脅，內，則，誠，外，則，強，定，寇，侵，逼，公，安，得，坐，視，哉，或，謂，
天，子，不，忘，舊，勳，赦，情，罪，使，求，身，自，歸，則，公，看，靖，亂，之，功，繼，絕，之，德，武，成，後，
以，表，聞，遂，授，情，節，復，伯，不，樂，佐，情，更，從，斬，東，黃，全，觀，察，府，情，憾，其，去，未，
泉，州，司，馬，參，軍，召，為，太，常，博，士，主，士，具，死，子，承，宗，阻，命，不，得，諡，宿，謂，公，不，
可，遺，乃，上，佳，諡，示，不，忘，思，再，遷，都，官，員，外，郎，裴，度，節，度，彰，義，軍，奏，為，
西，平，除，比，部，郎，中，長，慶，時，進，知，制，誥，牛，元，翼，蘇，節，山，南，東，道，為，王，珙，奏，所，
以，宿，擢，守，務，還，進，士，書，舍，公，華，州，刺，史，避，諱，不，拜，徙，左，散，騎，常，侍，兼，集，
殿，學，士，拜，河，南，尹，洛，陽，使，魏，文，壽，縱，部，曲，奪，民，田，匿，于，軍，吏，不，敢，捕，行，大，集，
部，曲，輒，與，文，壽，借，來，宿，權，取，榜，殺，之，歷，工，部，刑，部，二，侍，郎，宿，格，殺，殺，三十，
行，于，時，累，封，長，樂，縣，公，擢，東，川，節，度，使，完，城，都，督，共，破，餘，萬，詔，分，餘，甲，賜，
與，巫，道，活，水，數，壞，民，廬，舍，宿，脩，和，唐，方，便，宿，疾，蓋，將，斷，里，刑，家，
之，宿，自，命，脩，知，天，也，撓，法，以，求，在，吾，不，敢，立，在，七，昭，文，部，尚，書，諡，曰，懿，公，命

宿，字，世，之，秦，州，東，陽，人，父，子，華，唐，魏，縣，有，靈，臺，自，克，能，孝，馬，家，宿，見，元，
中，與，弟，定，從，弟，審，竟，並，擢，進，士，第，徐，州，張，建，封，表，掌，書，記，建，封，卒，子，情，為，
寧，州，參，軍，留，事，李，師，古，將，喪，復，情，大，懼，是，王，式，俊，陳，休，復，陳，休，復，
言，說，曰，張，公，與，公，為，兄，弟，弟，將，喪，復，情，大，懼，是，王，式，俊，陳，休，復，
幼，兒，為，亂，兵，所，脅，內，則，誠，外，則，強，定，寇，侵，逼，公，安，得，坐，視，哉，或，謂，
天，子，不，忘，舊，勳，赦，情，罪，使，求，身，自，歸，則，公，看，靖，亂，之，功，繼，絕，之，德，武，成，後，
以，表，聞，遂，授，情，節，復，伯，不，樂，佐，情，更，從，斬，東，黃，全，觀，察，府，情，憾，其，去，未，
泉，州，司，馬，參，軍，召，為，太，常，博，士，主，士，具，死，子，承，宗，阻，命，不，得，諡，宿，謂，公，不，
可，遺，乃，上，佳，諡，示，不，忘，思，再，遷，都，官，員，外，郎，裴，度，節，度，彰，義，軍，奏，為，
西，平，除，比，部，郎，中，長，慶，時，進，知，制，誥，牛，元，翼，蘇，節，山，南，東，道，為，王，珙，奏，所，
以，宿，擢，守，務，還，進，士，書，舍，公，華，州，刺，史，避，諱，不，拜，徙，左，散，騎，常，侍，兼，集，
殿，學，士，拜，河，南，尹，洛，陽，使，魏，文，壽，縱，部，曲，奪，民，田，匿，于，軍，吏，不，敢，捕，行，大，集，
部，曲，輒，與，文，壽，借，來，宿，權，取，榜，殺，之，歷，工，部，刑，部，二，侍，郎，宿，格，殺，殺，三十，
行，于，時，累，封，長，樂，縣，公，擢，東，川，節，度，使，完，城，都，督，共，破，餘，萬，詔，分，餘，甲，賜，
與，巫，道，活，水，數，壞，民，廬，舍，宿，脩，和，唐，方，便，宿，疾，蓋，將，斷，里，刑，家，
之，宿，自，命，脩，知，天，也，撓，法，以，求，在，吾，不，敢，立，在，七，昭，文，部，尚，書，諡，曰，懿，公，命

后所立睿宗署額審請琢周者唐虞祕書監子誠字宗之乾符初歷平定河

李虞

李虞仲字見之父端附見之藝傳虞仲萬進士必詳案選太常博士重言嘗
所以表德懲惡春秋遠矣其法也雖聖時錄虞仲流於百緣一時非以明示有
代然而後之所以知其行者惟論其間矣其將若其請論今世或三平遠乃
數十年然後請論入死已尸厥矣其將若其請論今世或三平遠乃
事子自請此得論者前堯正月請考功刺太常定議其不請與請而過時者
論之即行直與雖死官及官卑者在所以開詔可善曆初以兵部郎中知制
誥進中書舍人出為華州刺史歷吏部侍郎簡儉寡欲時至歸里卒年平
五贈吏部尚書

李翔字自曾之後魏尚書左僕射冲十世孫中進士第始調校書郎累遷元和
初為國子博士史館脩撰常謂史官紀事不得實其建言大臣人之行非大
善大惡暴於世者皆訪於人不周知故取行狀論議然其為狀者皆故吏
門生苟以虛美弱于文而忘其理臣請指畫數功則賢者不肖易見如言魏徵
但取其諫爭語足以為直言臣實但謂其用言者而追述其功數乎此足

以為是則天去廢教考功太常史館勿受如此可以傳信後世矣詔可又修
與夏太平大略曰陛下即位以來懷不廷臣誅畔賊削五聖憤恥自當中興
之盛無以加臣死也願所不可及者若滿青生曰夏侯澄等四十七人為賊
所殺臣願以臣之財而贖之戰陛下得之赦不誅詔因死在隨材授職欲歸
者願以海籌為符等語轉以相謂賊眾莫不懷盛德無肯拒戰劉悟所以能
肯斬逆首者以軍中自賊而賭就陛下故不逾日成大功一也今咸關中
表亦以陛下衣民之窮下明詔蠲賦十萬石羣臣動色百姓歌樂純嘏二
也昔禹湯以女樂季桓子受之君臣共觀三日不朝孔子行令韓弘獻
女樂陛下受遂以歸之二也又出李字宗奭妻女於掖廷以回宅賜沈遵師
聖明寬恕德非欲感巨愚不能盡識若定詔令下類此武德自觀不難及
太平可看聖學而致巨聞延福劉君自武功也復制度與太平者文德也公陛
下既以武功平海內若遂華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疑舜和後
血不爾矣然法不教而刑布帛絕進獻實百姓租賦厚湯兵以制番戎
侵盜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通壅蔽之路此二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
興隆孰已能行其難若何而不為其易者予以陛下資上聖如不惑近習
容心之辭臣願正直與之脩復故事以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一日不

高祖之後逸樂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安
此如是則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復制度不復則太平未可以至三
陛下當可興之時而謙讓未為也再遷考功員外郎初諫議大夫李景儉
表朝自代景儉并朝下除朗州刺史又為禮部郎中朝性峭直論議
所屈仕不得顯官拂鬱無所發見宰相李逢吉面斥其過逢吉說不校朝
志漸移移病滿百日有司曰免官逢吉更表為廣州刺史時州旱遂疫
道稍修路高祖曰萬權豪賤市田屋牟厚利而窶戶仍輸賦朝下教使以田
田租無得隱收其家室稅萬石給貧弱以安入為諫議大夫知制誥改中書舍
人相者使倉州朝盛言其才者得罪由是左遷少府少監後歷遷桂管湖南
觀察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卒朝始從昌黎韓愈為文章辭致渾厚見推
當時故有司亦謚曰文

虛無間諺云子安父綸別傳與元簡能勇弘止簡求皆有文並第進之歷佐
帥府入遷侍御史習知法令及臺閣舊章實曆中初察許之謂諸臺謂復業
縣故田有司莫能知問朝朝謂曰按幹生實與朝志謀其由以是入替後數
十年亦有赦令無厚洗之言朝文得旨論不為治福建鹽鐵院官唐即坐職
簡辭躬培乃得全林琴瑟被大如十部宗曰禁下無此昂為吏可知矣李程

劉子知獻字子憲中進士第登宏辭補秘書省正字蕭蕭鎮荆南劔南再辟掌
書託入進右補闕出為饒州刺史以政最聞累進中書舍人宋致亂憂難不
出信宗還京召拜工部侍郎中館脩撰歷太常卿戶部尚書至太子太師昭
宗為劉季還所幽感憤卒贈太尉知獻器量渾厚世推為長者善書有楷法
文辭勝麗子文度亦貴顯

弘止字子彊佐劉培村累擢監察御史沈傳師表為江西團練副使入拜侍
御史華州刺史字文甫戶部員外盧允中生職詔弘止按訊文宗將殺鼎弘
止執據罪由允中鼎乃連坐不獲死帝遣使召還給事中曾昌中詔河北三
節度討劉稹何弘劭王元逵先取邢洛磁三州宰相李德裕長帥節使有請地
者乃以弘其為三州團練觀察留後制木下楨平即詔為三州又河北兩鎮
官制在漢拜工部侍郎以戶部領度支初兩地鹽法弊得實不相償弘止使
判官同鹽與檢鈎釐正條新法即表與兩池使自是課入咸倍用度賴之
踰年出為武寧節度使徐自智興後吏卒驕不銀力軍尤不法弘止戮其
尤無狀者終弘法治不敢謹復詔罷勞弘止善醫病三身遠東都不許從真武卒

月餘贈司空太常博士曹勣建言璩宰相交游醜雜進取多蹊徑諡法不惠
妻安曰利誦諡為刺從之

封敖字碩夫其先蓋冀州橋元和中累進士第江西裴堪辟置其府轉右
拾遺推為宰相李德裕所器會昌初以左司員外郎召為翰林學士三
部侍郎敖屬辭敏不為奇澁語切而理勝武宗使作詔書慰邊將傷者
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善其如意出賜以宮錦劉稹平德裕以定策勳
太尉時稹草其制曰謀皆予同言不亡惑德裕以能明專任已以成功謂敖
曰陸生恨文不迫意如君此等語豈易得邪解所賜玉帶贈之未幾拜御史
中丞陞宰相盧商慮囚謀縱死罪復為工部侍郎大中中歷平盧興元節度
使初鄭涯開新路水壞其棧敖更治斜谷道行者告便遂果賊依鷄山寇三
川敖遣副使王贊捕平之加檢校吏部尚書還為太常卿始視事廷設九部
樂敖教子弟為御史所劾從國子祭酒復拜太常進尚書右僕射然少行檢士
但高其才故不至宰相卒子彥卿望卿從子特卿皆第進士

鄭重字重卿里世不擢進士第歷考功郎中翰林學士出為宣歙觀察
使刑部侍郎董頰以清力自將才將素驕共謀逐出之薰奔揚州賊相王
長史分司更都懿示其言為太常卿擢累至部侍郎時數赦賦賦諫議光

其大才之得陰三也地賦於其官之用也請陰子薰却之不肯敘宰相惟
其長才之得陰三也地賦於其官之用也請陰子薰却之不肯敘宰相惟
糾侯云其向來不取外遷擬華州刺史輒留中為侍侍郎且後以太子師致
仕重卿功再補禮部舉引寒俊士類多之既老號所居為隱處嚴時松子廷號
上公與士云

弟海字自彰河中河東人祖括字叔弓進士及第遷殿中侍御史揚國忠惡
不與之非除果州刺史進累兵部侍郎志簡淡在職不求名周知已已誅議
者建括才選為同州刺史拜御史大夫隱然持重弗以私害公大曆中卒晦
進士及第辟山南東道節度府與馬瞻昭舍於是帥不政法制陵越昭引
大吏任書之吏負兼軍職不引各走訴諸府不將且士軍方雜語以申吏在
晦讓諸將曰更冒軍名公等不能詰反引與為伍奈何氣憤問府台夫權
累陳議大夫武宗時趙歸真以詐營國太子御史平占天相以得宰相上
疏極道非是不少回縱大中中歷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諫道隨鐵轉
西觀祭使時南方連饑有詔弛權酒茗官用告豐之晦處身儉動其力遂不
徙充海節度使以太子賓客分司不贈兵部尚書諡曰肅晦兄昭弟昭煦
俱第進士籍昭為河陽節度使昭有散騎常侍世能其家

韋博字大業京兆萬年人祖黃裳浙西節度觀察使博取進士第優
遷殿侍御史開成中蕭本詐窮得罪詔與中人籍其財中人利寶王
欲竊取其博奪還簿無遺寶回賜人金以符敵為河東節度使拜博為判
官久之進主客郎中時詔毀佛祠悉博者隸主客博言令太暴宜近中宰
相李德裕忌之會光澤叛以何清朝為靈武節度使詔博副之擢右諫議
大夫乃對賜金紫因行西北邊商虜疆弱還奏有旨進左大夫為京兆尹與
御史中丞置其議不平皆得罪下除博衛尉卿出為平盧節度使檢校禮部
尚書從昭義武平年六十二贈兵部尚書

李景讓字後已贈太尉澄孫也性方毅有守寶曆初遷右拾遺淮南節
度使王播以錢十萬市朝廷權求領贖鐵景讓詣延英堅論不可遂召沈
傳師觀察江西表以自副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奇華號三州刺史母鄭治
家嚴身勤諸子始貧賤之時治播得積錢僮婢告母曰士不勤而積猶
留其身况无妾而得我何取亟使閉坊景讓自右散騎常侍出為浙西觀察
使母問行日景讓率然對有日鄭曰如是吾方有事未及行蓋怒其不嘗告
也且曰已貴何庸母行景讓重請罪乃赦故雖老猶加筆數已起於成如
初嘗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歎息衆謹召景讓廷貴曰爾填撫方

而而性用刑一天不心學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銜羞泉下何面目見先
太夫人乎報且其月更夫將拜請不許曰汝謝西罷一軍遂定景讓家行情
以爲州刺史其書左丞拜太平節度使徙山南東道封酒泉縣男大正
中景讓大夫用視事免侍御史孫王汝監察御史盧祐成州刺史為大
正三月將出朝文景讓名素出他右而直宗擇宰相書在右景讓有名
於中外宗憲宗神御前射取之而景讓名不得世謂除大夫有日有景讓者
謂之公景讓愧恥不能平見宰相自陳考除當代即拜州刺史除景讓以病
丐致仕或諫公廉潔素儲不為諸子謀利景讓答曰吾嘗讀史子書聞
卿還東都以太子少保分司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諡曰孝性將十類拔
孤及如李尉楊知退皆所推引始為左丞將仲坐宴所酌酒語各曰有孝於
家出於國者飲此各肅然景讓起卒詩仲曰無宜於公所善蘇滌其美自比曰
為我子國者飲此各肅然景讓在會昌於公厭不遷景宗銜穆宗舊景讓
建康節度使武三王以猶子行為嫌請還代宗以一主復入廟正昭穆事下
百官議不然方罷德望稍衰矣然清素寡欲門無雜賓李琢罷浙西以同
里訪之避不見及去命斷其編石馬元和後大臣有德望者以房中勳景讓
宅東都樂和里世稱清德者號樂和李子公弟景温字德已歷諫議矣福

建觀察使徙華州刺史以美政聞累遷尚書右丞盧攜與國弟漢縣博上遷水部員外郎材下資淺人疾其冒無敢繩景温不許赴省時故事以廢景温既舉職人自肆其二弟景莊亦至顯官

列傳第一百二

劉蕡列傳第一百三

唐書一百七十八

宋 祁 奉 敕 撰

劉蕡字士華幽州昌平人父梁汴間明春秋能言古興事沈健士諍然有拔山志擢進士第元和後權綱弛遷中尉王守澄負弒逆罪更二帝不能制天下憤之文宗即位思洗元和宿恥將前落支黨方官人握兵橫制海內賊臣司凶醜羽挺勳羣臣內掣侮天子蕡常痛疾大和二年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于廷策曰朕聞古先哲王之治也玄默無為端拱而契陶甌心以古簡疑日用於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絲是天下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臻而吾君其不可及也三伏乞下質文迭救自氏滋熾風流浸微自漢以降足言善善者其類雖多祇荷丕構秦若諷訓不敢言其尤在賢陽厲省表則食語多矣一曰前無紹祖宗之鴻緒而心者未遂行有太子由中及外關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埋呢必可善於捕獲時國廟果罕芟而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淫孽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治而其豪猾踰檢太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濟生本列解存子類條而干禁或未絕自在于按度而淫巧或未息俗恬風靡非誠誠成靈其擇言濟治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恥格不形

父書義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不能固陰重之幾處父所以及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辭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余公卿大臣非不欲為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忽而不用必謂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謂其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裴回鬱鬱塞以須陛下感憤然後盡其言然後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掾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臣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得治其前當治於後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度奉典讓克承不稱終任賢之效無宵旰之憂矣臣前所謂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者臣聞堯禹之為君而天下大治者以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唯其能左右唯其賢貞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彊而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捨至秦二世漢元成咸願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也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綱

紀夫絕其刑猶在又誰不欲致身為王臣致時為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邪又有若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惡如四凶詐如趙高姦如恭顯陛下何懼而不去邪仙華漢有端天命固有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才念之誠昔禹之亡也失於微謂彊暴則姦臣畏死而善上微躬則禍自歸權而震言伏見前宗六虞秦之禍不謂其明伏惟陛下深軫下民之憂以杜漸則祖宗之靈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則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亨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繇而知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繇而信臣謹按春秋書為左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為寇盜民不知其所以終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重則人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也夫生於慈仁者視育之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恭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侍分曹建署補除卒更分官資客因其甚其期假以聲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為守牧居無清靜之政而有號發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

如行德意之如雖敵今海內困窮飢餓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課
寡者獨不得存老幼疾病不得養所以國權其柄顯於左右貪臣聚斂以固
寵茲更因緣而弄法免痛之聲達於九天下入於九泉鬼神為之怨怒陰
陽為之愆錯君門萬重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
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病厲繼之以凶荒陳勝吳
王獨起於秦亦眉黃巾不獨生於漢臣所以為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
也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繇而知之乎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
得而信之手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固其然也臣聞漢元帝即位
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竟究日蹙
黎元日困繇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即位憂勤庶幾屢降
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
如始以塞四方之望誠能揭國柄以歸于相持兵柄以歸于將去貪臣聚斂
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僻無所聽言與選清
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道之以德義去耳目
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懽康兆庶蘇息即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
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脩己以先之臣聞德以脩己教以導人脩己之也則人

不測而自立導之也則人不教而率從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
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
從化豈立教之旨夫蓋其方邪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
君以知人為明臣以正時為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正時則固本而守法賢
不作則邪惡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人流法不
行則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而不私其左
右則其正而不遺其疏遠則化浹朝廷矣愛人而敦本分職而奉法脩其身
以道守之者當納之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立制度脩教義制度立則
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之脩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
罰清刑罰清則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於
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存焉四方之民咸感德矣臣前
所謂採災早在乎致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宣公三年之中三書不雨者
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無閔人之
心也故僖致誠而早不害物文無郵閔而變則成災陛下有閔人之志則無
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殖在乎視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

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卒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
廢今財食與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農時之務則播種不愆
矣臣前所謂國廩卒苦甲乎食尚故不食臣詳按春秋臧孫辰告糶于
齊春秋譏其無九年之蓄臣不登而百姓飢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爲耕殖
者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國粟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兵實用失
當者繇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
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覈考課之實定選
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檢繇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
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
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然則官者五帝三王之所
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
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
多門人無所措繇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以制軍賦
間農事以脩武備撰封約卒聚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
同方以保邦家式遏亂略太宗置府兵畫省軍衛文武參置則威則震
弓力穡有事則釋耒尚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

兵者以於秦朝請置不主武事止於養階勳宜容合中官之政戎備附內
臣之職自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離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
則除姦兇而亦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閻
繼漢而後漢末朝亂列主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
之命下以制英家有藏姦觀變之心無伏節死難之誼豈先王經文緯武
之制乎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中外之法還軍
衛之職脩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風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形下國始天
子而達諸侯可以制猾姦之彊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惰業繇學
校之官廢者蓋國家貴其祿賤其能先其事後其行故庶官之通經之學
諸生無惰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刑部之官廢者蓋繇授任非人者臣以為刺史之任
治亂之根繫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御其眾疆可以惠孤寡疆
可以禦其寇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會更戰陣及功罪子弟請隨軍酬賞
苟無治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即絕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繇制
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以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
於私於公於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辨技業者繇考言以詢行也臣前所
謂形于外者繇道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在惰游

者之備於前矣臣前所謂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古者臣聞號令者治國之
具也若書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益止留罪在不赦今陛下煩而治鮮
得非特之者有所蔽欺乎臣前謂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
則小臣其敢愛死者昔晁錯為漢削諸侯非不知禍之將至忠臣心在天
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俛蓋痛往後之
危哀生人之悔豈忍姑息時已竊陛下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商比干
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為臣之
言陛下又無以察之之心退必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游於地也下固
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為啓之哉至如入主之闕政教之弊
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脩近古之治而致和平者在陛下
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為未
極教化之大端皇主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恭奉宗廟以教人孝
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窮大和以仁壽
可以消搖無為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以任之使權造化之
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以任之使脩闡外之寄念百度之求正在擇庶官
而任之使顯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怨痛在擇良吏以任之使明惠養之術

然一以為天下效功足以為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言衣
冠之飾哉後漢書曰是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黃諫中
對嗟伏以為過古晁董而畏中官眦睚不敢取士人讀其辭
臣前得倭調河南府參軍事李劼曰黃諫我留吾顏其尊邪不疏曰陛下
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內思愧羞神明今黃諫對敢空臆盡言至皇主之成敗陛下
下所防爾特政之安危不私別料又引春秋為據漢魏以來無由黃諫有司以
言而計許不敢聞自詔書下萬口藉藉歎其誠鯁至於垂泣謂黃諫為忠良
近臣術然變與非常朝野惴息誠恐忠臣道窮綱紀遂絕矣夫黃諫之忠與今
以陛下仁聖近臣故無害忠良之謀以宗廟威嚴近臣故無速敗之禍相事
取驗何懼直言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黃諫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許人然雖
過當將書早史策千古光明使萬有一黃諫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陰殺諫直結
讎海內忠義之士皆憚誅夷人心一搖無以自解况臣所對不及黃諫其內懷
愧恥自謂賢良奈人言何之回臣所授以旌黃諫直臣也苟且之欺朝有公正之
路陛下免天下之疑懼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賀州刺史黃對後七年

有甘肅路之難今狐楚牛僧孺節度山南東西道自表請幕府授秘書郎以禮禮之而官人深嫉其誣以罪貶柳州司馬軍卒始帝恭儉求治志除凶人然儒而不奢巨累思禍不敢言及言對相隕晉襄公魏揚處父以戒帝又引關殺吳子陰贊帝及帝後與宋申錫謀誅帝溫不克守洛廢帝弟煬王而斥申錫帝依違其間不敢注也西賈諫與帝游李訓等之與德宗相以謀敗比日為中官表其守而官者益橫帝以憂崩及昭宗誅韓全誦等在拾遺羅衮言晉宣武和時宦官始熾因直言策請奪爵之復掃除之役遂罹讓逐身死異主六十餘年正人我夫切齒飲泣也○下幽東內幸西州王至幾喪使晉策案用則杜漸防萌連節可消寧毀甚多難遠及聖主即今天地反正枉鬼憤皆有以美陛下帝感悟贈賈君諫議大夫訪子孫授以官云

列傳第一百三

